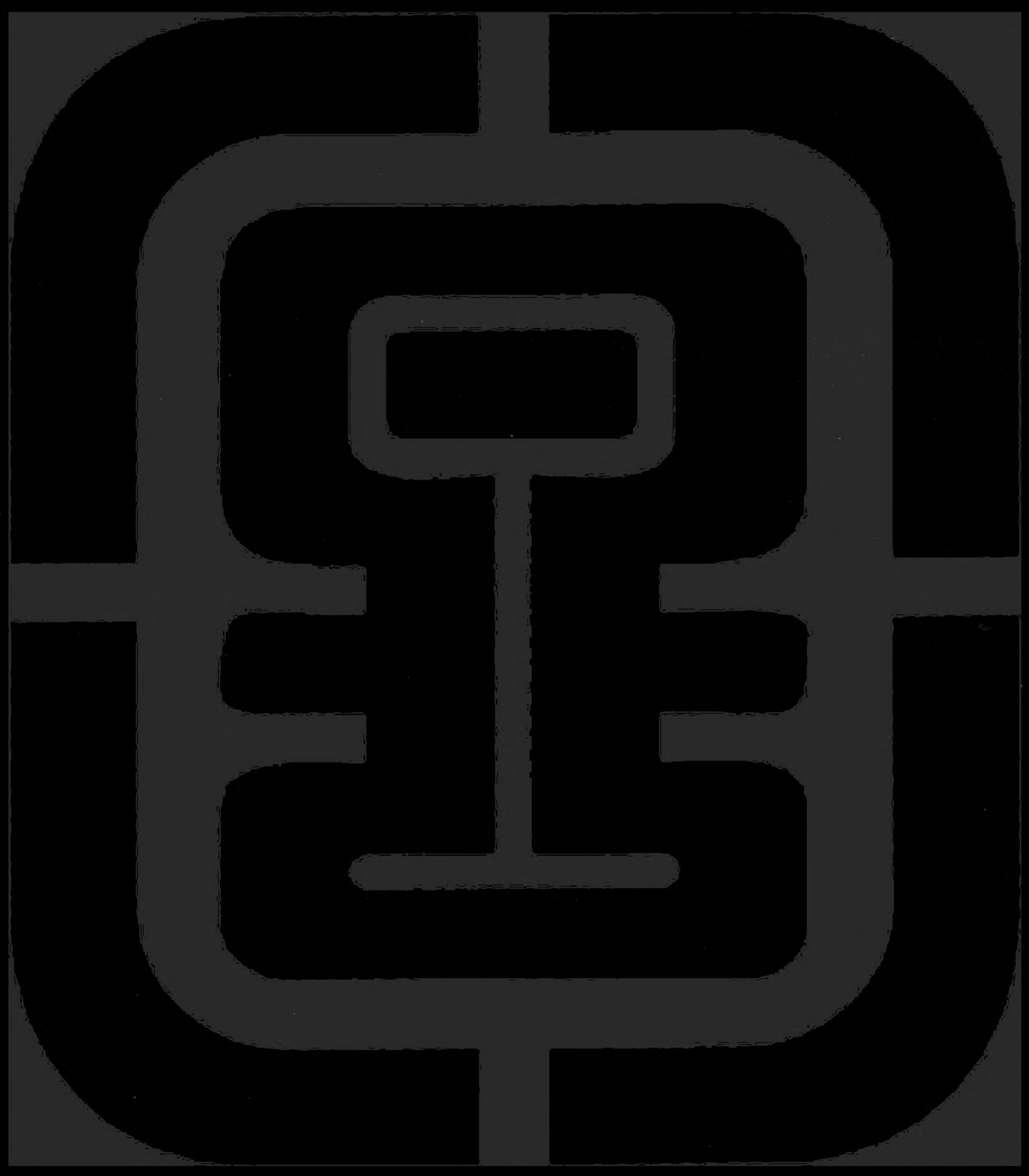


46644.6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叟　張湛　段承根　劉晒　索敞　趙柔　陰仲達

胡方回　宋繇　宗欽　闞駰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勰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

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

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
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
軍元叉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
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
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
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
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
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
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
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
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
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
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
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

朝野

退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坏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吳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

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荊又爲別將隸蕭寶夤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闕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万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

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
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
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
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
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
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
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汝南內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
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
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
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
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
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
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
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
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
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
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
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
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
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
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
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士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大
吠新客佞闇排踈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
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
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
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
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
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

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
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
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
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
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
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
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
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
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
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
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
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
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

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將酉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衰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

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幷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燕州城陽王鑒馬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二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泪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

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荅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巔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醊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

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
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踈
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
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
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
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
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
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
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
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
隔金蘭莫遂希懷寧勤延想積久夭遂其願爰
遘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
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
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
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

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蒼迴連城
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峩恒嶺滉瀁滄
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
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
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皐
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
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
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
帝用訓諮明發虛懷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

應其來翰飛東觀口吐瓊一手揮霄翰彈雲珠
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
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邈夫子兼茲
四愼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
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泯時
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拓揚
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
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

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
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
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迂踰激電進乏由
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其十一文以會友
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盱坎迷流覿良
闇止伊尒虬光四鱗曲水其十二允荅書曰頃因行
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
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
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
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
雅贈即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
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弈世克隆方圓備體淑
德斯融望傾羣儁響音駭華戎其響音駭伊何金聲

允著臣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
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
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才至南微遭緣幸會
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
天暉其五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
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六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

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
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圮矣靈
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
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
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我
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
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
流鄙心已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
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敝兩間可守

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
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
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
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
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
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
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焉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
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
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
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
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暮瑣暮瑣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
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
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

暉置金於馬鞿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相密
遠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
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父而聞之乃向長安收
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
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
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
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
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罪路盈訪弭徇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
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
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
焚淵涸矯矯公子麟羽靡託靈慧雖舊祆氛未
廓鳳戢崐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
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
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
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纏已際顧難分
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

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謐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偘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珍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散騎侍郎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不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忤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晒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晒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
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
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
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
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
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賈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
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
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
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
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
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是教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姦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
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
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游之子
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
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
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
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
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諡贈平南將軍涼州
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公參軍
演貴子懷眞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
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
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
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
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
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

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尒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
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
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
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
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
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
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
蕭衍至南兗州有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
夫領左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
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
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
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
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胃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尚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君羊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具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

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令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一六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孝伯曰今行禁止主

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
中復何以十万誇大我亦有良馬百万復可以
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
誇君當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
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
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
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
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員思者嘗至京師
羞我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曰緣共
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駞騾馬
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
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溵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
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
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
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相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翮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

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
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
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
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
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爲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
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
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
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
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二子
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
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
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
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
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寘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一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篡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
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
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
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
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
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
範万古且劉氏僞書飜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闕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二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玉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
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
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
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
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
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
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飜陽平路恃
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
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
拒戰大破擽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
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出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
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
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疆
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
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
絕户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
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
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
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
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
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
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
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
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
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
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
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
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
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
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
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

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必留不同九品差
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擾亂太后曰立三
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戶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行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
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十万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
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

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有姻族逮于
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
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
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
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
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銜之至沖
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沖所陷常
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必不濟
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免原恕遂得不坐

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
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
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
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
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
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
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
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遠之無不
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
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
沖參定典式封榮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
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
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三代興宮觀之式然
歷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盛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
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修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
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篡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堂之度頗爲未允
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方國充庭觀光之使眞瞻有闕欲
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己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敝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粮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示可知
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
比後月十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
晴行則無害吾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
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
乘千里馬竟何至也吾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多復言策馬將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
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詮羣臣曰今者興動不
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
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遠衆南遷以享無窮
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令之君子寧獨有懷
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金即當
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
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
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聞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
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
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
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
羣臣咸唱万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
示爲大舉因以懾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
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
郛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
成事訖然後備受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
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
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
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
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
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粮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
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粮古人有言雖
輒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粮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
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
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
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弓見沖等
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
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旦可一兩年許小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先舟
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
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卒而鬬此乃
軍國之大計今灌渠若須二万人以下六十日
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
步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
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爲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
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
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
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祈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
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
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
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
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
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
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卜七年擁
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
不入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讌
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
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
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
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寬含得預此讌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革
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扳穆泰罪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扳與穆泰同逆養子
降壽宜從扳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
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
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
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

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楯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動志彊力孜孜無忌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皃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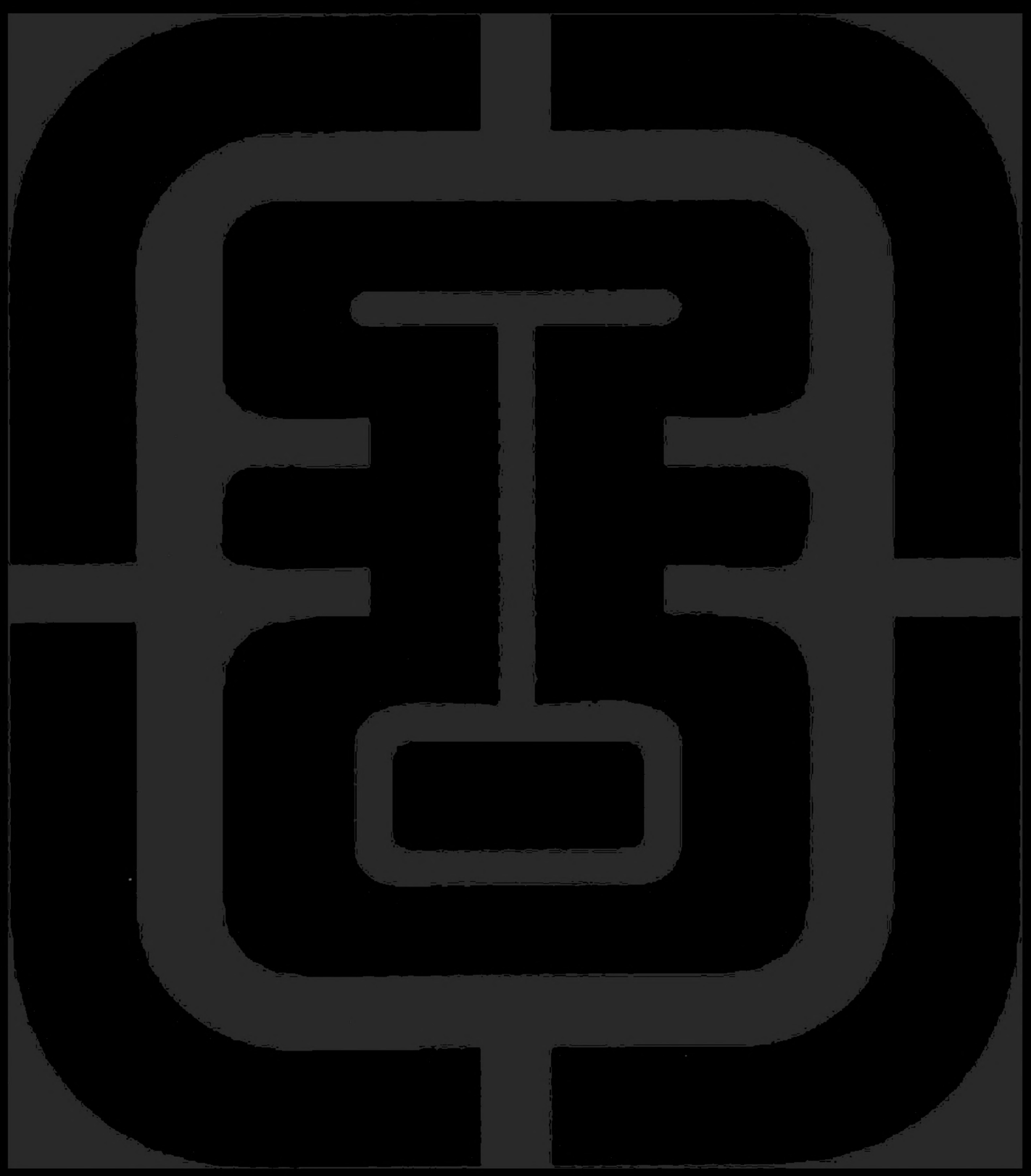
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
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
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
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
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

高祖目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
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邱嶺旋鑾覆
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
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沒
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沖患狀謂右
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釐朝務清儉居躬
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
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
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

閱及冲之貴封禄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
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别築宅更相友愛
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
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寧
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
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
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隙可尋故能從
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
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
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
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
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
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
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
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
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
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
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
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
錄同異以備傳疑